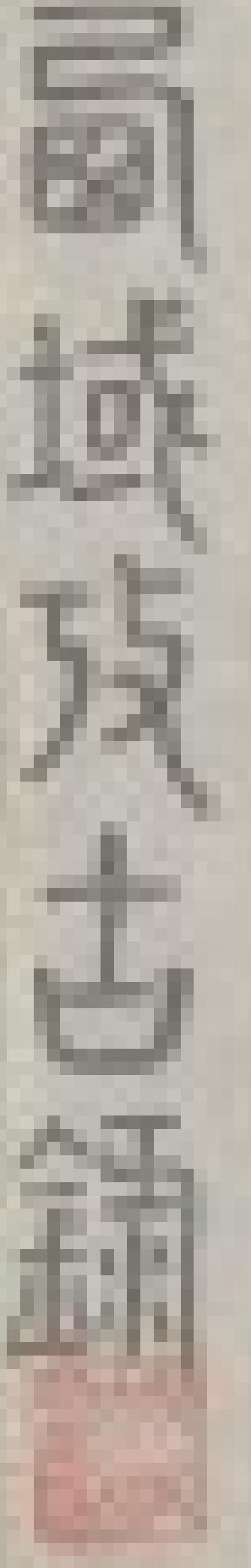


山
古
士
游





西域考古錄卷第七

海鹽俞浩

海鹽俞浩

鎮西府

管縣二 宜禾 奇台

廳二 哈密 土魯番

鎮西府本名巴里坤準部舊牧地也自

聖祖三駕出塞噶爾丹走死沙漠東自巴里坤西至伊犁數千里悉空虛無人因策妄那布坦獻噶爾丹之尸且素尚恭順乃捐阿爾太山以西及伊犁地與之俾生

聚旣而恃其地廣兵強漸以驕謾吞併四部自立爲罕
按杜爾伯持分牧額爾齊斯河久爲所屬至是逐土爾
扈特阿玉奇投入鄂羅斯復娶和碩特拉藏之姊而贅
其子丹袁於伊犁旣而殺之潛師入藏襲殺拉藏王並
掩殺鄂齊圖於青海和碩特子孫惟達什巴圖與台吉
八人尚存蓋噶爾丹與策妄兩世窺伺青海皆震於中
國不能得志及

聖祖親征達什巴圖與八台吉偕來入覲乃以達什巴
圖爲親王餘授貝子貝勒公有差及是衛藏雖破而青
海之和碩特部康熙六十年收復衛藏擁立達賴六十
族則如故也

一年進軍烏魯木齊阻三嶺之險未犁其庭策妄懼而
乞和刺麻哲小尊丹巴代爲請罪因遣使宣諭之許以
更始而罷兵焉俄而誘青海王羅卜藏丹津使脣諸台

吉同畔郡王額爾得尼親王察罕丹津等不從奔河州
詔納之邊內雍正元年冬十月以年羹堯爲撫遠大將
軍岳鍾琪爲奮威將軍討之復勅富寧安等分屯吐魯
番噶斯淖兒以斷準夷救兵十二月諸貝勒公台吉咸
殺賊來歸降其脅從十餘萬人二年春二月岳鍾琪以
五千銳卒破賊於烏蘭大呼兒羅小藏丹津逃奔準噶
爾俘其母弟暨逆黨頭目斬馘八千降者數萬駝馬牛
羊器仗無算自出師至凱還凡兩月而青海平自是準
夷不敢犯邊乃罷西師惟於哈密土魯番巴里坤留兵

屯田此巴里坤屯田之始也

按羅卜藏丹津達什巴圖先襲父爵親之子也

王陰覬復先人業與準夷通策妄令其脇諸蒙古貝子公等使之奉羅卜津丹爲達賴惲台吉據唐古特以制青海不從者以兵憟之青海有大刺麻曰察汗自藏中分住塔爾寺羌胡信服丹津挾之以叛於是遠近風靡牧放之番族耕地之蒙古數十萬同時騷動犯西寧掠牧廠西陲悉震乃命川陝督年羹堯駐西寧岳鍾琪以四川提督由松潘進剿大將軍分兵永昌布隆吉以防內侵扼黃勝關及巴塘等處以防其入藏之路復遣諸將分攻鎮南申中南川北川西川歸德等堡潰其羽黨移察汗丹津二部於蘭州先是上遣侍臣往諭爲所執至是懼而歸岳將軍沿途剿撫有一月各蒙古果密等番盜監馬聚大石山喊鎗者擊殺之自松潘行至西寧五千餘里烽烟肅清青海爲之奪氣旣見大將軍卽出兵征爾格弄寺刺麻於華里山山險甚其下五

堡環峙軍到寂然遣騎搜之堡內伏賊齊起三分其軍
奪山殺賊賊敗走追至一山有高樓賊伏其中發矢石
命健兒二十人密攜引火木梯從兩旁進而躬率大隊
迎戰戰方鏖樓上烟起天大風燄光灼照賊累累然焦
爛墜矣是役也破賊二萬止選鋒三千也還營謀進兵
時大將軍欲由甘州西寧松潘布隆吉四路出師岳將軍
曰青海賊無慮十餘萬若深入而應此失彼此危道
也今春草未生賊必不謂我能往若選驍銳五千馬倍
之出不意搗其巢穴必可成功奏上

世宗壯之命耑任岳岳以三月出師道中見野獸羣奔
前有放卡賊急麾兵進殲其百騎又戮其守砦達河
賊二千人自是賊偵探皆絕於是衝枚夜進凡行百有
六十二里且將黎明已抵賊帳賊尚未起馬無銜勒見太
祖軍至不知所爲遂驚潰羅卜藏丹津衣婦人衣騎白駝有
不遁官兵窮追日行三百里至一處谿澗然紅柳蔽天目
望夷人曰此桑駝海者青海與西藏交界在河源西七百
餘里當木魯河之北玉樹土司之西斤鹵不毛蓋我兵沿河源
西南追而賊則已於

噶爾遜河橫越戈壁北投準夷矣考康熙五十五年秋七月侍衛阿齊圖奏言策妄那布坦兵窺青海必由察罕烏蘓若往西藏必由察罕羅託此兩處設兵則噶斯口以內不能飛越矣再自噶斯淖兒過達卜遜戈壁有地名噶順可進色爾騰海地方此處亦當設兵云云其年十月策妄兵果由噶順汎界山後執青海台吉丹濟布去亦卽此路也噶順卽噶爾遜之轉也魏源氏謂年羹堯四路出兵之說雖泛而布隆吉河正當賊走噶順必由之路必成禽矣噶遜河在布隆吉河之南其下游至墩煌城外爲黨河越戈壁二百里至色爾騰海色爾騰海卽龍勒水亦卽壽昌澤在敦煌西二百里過此與回疆接其西卽羅布淖兒與桑駝海南北相距千里也及後戡定伊犁於乾隆二十八年設鎮西府於巴里坤並宜禾縣爲府治又於其西靖寧城置奇台縣焉考巴里坤本曰巴爾庫勒華言虎足言山形如虎足也自巴

里坤至烏魯木齊皆漢書山北六國地又爲匈奴南將軍及呼衍王分地其地南界哈密北鄰喀爾喀西界迪化州爲南北兩路扼吭之地故自康熙以來卽以重兵更番守之及平準噶爾設鎮守巴里坤領隊大臣一員鎮守古城領隊大臣一員鎮守巴里坤總兵官一員整飭巴里坤分巡糧儲兵備道一員攜眷滿兵一千駐劄會寧城綠營兵三千駐劄鎮西府城府西六百六十里爲木壘河城駐守備一員綠營馬步兵三百名雍正年間寧遠大將軍岳鍾琪駐大兵於此副將軍張廣泗奏

言準夷專恃騎我兵制敵必騎步兼用而岳鍾琪主用車非溝塹沙磧所宜且木壘界兩山中形如釜底牧廠運道所在受敵請移於西南之濶舍圖嶺旋復奏移回巴里坤奪鍾琪職拘兵部木壘西百八十里爲古城駐游擊一員馬步兵四百一名其滿兵駐孚遠城二城相比望似孤懸而爲扼要之處城西六十里爲濟木薩之愷安城有阜康縣縣丞移治於此城北里許有唐北庭都護府城舊址按紀昀閱微草堂雜著槐西雜志吉木薩有唐北庭都護府故城則李衛公所築也周四十里皆以土墼壘成每墼厚一尺濶一尺五六寸長二尺七八寸舊瓦亦廣尺餘長一尺五六寸城五

中一寺已圯盡石佛自腰已下陷入土猶高七八尺鐵鐘一高出人頭四圍皆有銘鏽滌模糊一字不可辨識惟刮視字稜相其波磔似是八分書耳城中皆黑煤掘一二尺乃見土額魯特云此城昔以火攻陷四面砲臺卽攻城時所築其爲何代何人則不能言之蓋在準噶爾前矣城東南山岡上小城一座與大城若相犄角額魯特云以此一城阻礙攻之不克乃以砲攻也庚寅冬烏魯木齊提督標增設後營予與永兵備慶奉檄籌畫駐兵地萬山叢雜議數日未定予謂永君曰李衛公相度地形定勝我輩其所建城必要害扼隘曷因之乎永以爲然議乃定卽今古城營也舊名破城大學士溫改曰古城其城望似孤懸然山中千蹊萬徑其出也必過城下信古人貞不可及也今按古城與滿營之孚遠城二城相比漢城築於三十五年滿城築於三十九年徐氏松亦以爲李德裕所築之北庭都護府考古城西八十里爲濟木薩城唐之舊城在城外里許今之古城卽紀氏所謂山岡上小城也按金滿卽金蒲本目後庭長安二年改爲金蒲因漢之金滿城相似而訛也唐志貞

觀十四年置庭州轄縣四
志惟載三縣無海西一縣又鎮城七曰俱六
堡曰特羅堡子武后長安二年始改置北庭伊吾清海又
沙鉢蒲類那遮鹹泉又
元二十一年又改爲北庭節度使據碑置北庭都護府開
土中是當日庭州在阜康亦不在薩木濟相距二百四十里
到北庭且自安史亂後河湟百四十里考贊皇歷官亦未
同治其去薩木濟也金滿庭州開
州當至宣宗立而贊皇雖已衰弱然一州考贊皇歷官亦未
來傳說太宗之世爲李靖所謫压州何然距到北庭悉陷入吐蕃當武
中宗之世爲李靖所謫压州何然距到北庭悉陷入吐蕃當武
而已矣卽如回鶻舊書皆無李靖何由能大中收復之歲十
卽今之一元太祖之世爲李靖所謫压州何然距到北庭悉陷入吐蕃當武
思卽今之吐魯番明四五十年城初見之宋此靖之說亦封到北庭故千百
至元五年世祖親討無堅春年城不取初五征之於公北庭或者歲十
追至阿力麻里不及而還王不取是此城未有克其之說亦終衛到北庭故千百
至元五年世祖親討無堅春年城不取初五征之於公北庭或者歲十
追至阿力麻里不及而還王不取是此城未有克其之說亦終衛到北庭故千百

祖討海都之時乎元初北庭及今日庫車烏什皆名別
後和林亦立行省曰嶺北是也考庭州四縣其距州遠
當回鶻來路所以備之也蓋今之阿爾太山卽唐之金
山三岳斗絕爲西北諸山之首其北支循額爾齊斯河金
入鄂羅斯界其南支一則橫絕大漠一則東走杭愛山故
於薩木濟之郝遮鎮及特羅堡子皆在北庭東北以防回鶻至
但無可考證矣又按唐志自西州西北八十里至交河城
據唐志推之或係處月處密所建之城
縣又北八十里爲龍泉館有驛倉其北入谷一百三十河節
度使所管瀚海軍西州至庭州四十里經石會戍至北庭
二州同城也元劉郁西使記云自和林出兀孫中瀚海軍行
三百里地漸高寒雖暑酷雪下不北行庭節
河濶數里皆松文西南七日過瀚海地極高寒夏漲以舟渡又
三日過龍骨河復有消行

爲準夷休士馬治弓矢之地沙蹟居其十六可屯田者

城堡凡十有三曰鎮西宜禾曰木壘河曰奇台縣曰古

城曰薩木濟曰保惠城曰時和堡曰育昌堡曰惠徳堡

曰阜康縣曰輯懷城曰屢豐堡曰惠來堡地既苦寒五

月尙飛雪霰數十年來人戶之生聚既多天時之炎涼

亦麥二麥穀糜漸可成熟且地多野牲有白麅為珍
物其地之松樹皆千百年之物蓋匈奴高車突厥逐水
草以穹廬為室故斧斤不入得全其天而此地為東西
襟要之區雖不及鞏寧之繁華富庶亦塞外之樂土焉
蒲類海亦名婆悉厥海在府城西八十里周迴三百里
水凝碧深不可測渟而不流水味鹹不可食邇典亦曰
蒲澤海後書永和六年竇固等破匈奴呼衍王於天山
進至蒲類海十七年復出昆侖塞擊西域破白山戎於
蒲類海上承元三年北單于衰弱將數千衆至蒲類海
西域考古錄卷七

歎塞又魏書永平初高車王彌俄突與柔然戰於蒲類海不勝西走三百餘里既而還擊柔然殺其可汗佗汗於蒲類海北是也漢有蒲類國唐有蒲類縣皆以蒲類海得名按五邊紀略及方輿紀要率以蒲類海與蒲昌海混淆不分謂蒲昌卽蒲類者諸書皆然西域聞見錄雖分蒲昌蒲類爲二又譌以蒲昌卽星宿海知考證誠非易事也

按漢敦煌太守裴岑碑向在海上今移城北關壯繆廟中碑文完好而范書失載紀氏謂是碑屯軍墾地

得之土中文字渾奧必非後人所能假託今錄其文
於此

維漢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裴岑將部卒五千人
誅呼衍王等斬馘部衆克敵全師除西河之畔銅四
郡之害邊境乂安誠威武無二建辭以志萬世凡字
五十八又南山有唐平高昌紀功碑封之以軺相傳
揭者必有風雪之異或云蒲類海有冷龍城中不鳴
夜礮達之則震動冷龍天必奇寒

西陲記略蒲類海每於春秋晴爽之時杲日初昇海